

## 杰奎琳·嘉里戈-马达尔的艺术

格雷戈里奥·罗西 (Grégorio Rossi)，评论家、艺术史学家

我与杰奎琳·嘉里戈-马达尔 (Jacqueline Gallicot-Madar) 是在展览开幕之前相遇的，我们一起研究了其作品的展出位置。与艺术家的会面与仅仅观察其作品相比，能使我更好地评估和理解其艺术研究。语言差异所带来的障碍通过翻译的帮助得以缓解，却因为艺术的魔力这一特殊的理解方式而得到克服，并将我们的交流带入新的阶段。

此次参展的画作代表了艺术家非传统的特点，因此单从这一件作品出发，我需要掌握或至少明确感受的不仅是作品的绘画风格，更是画家的精神和她的创作方式。

这是一件表现了三个女人的灰色单色作品，其色调和掩盖身体的长大衣可以让人联想到与我们的历史相连的悲剧。这一点确实与和画家相处多日后观察到的活跃与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紧接着，通过观察三个女人的脸庞，我们看到其传递的信息和创作者一样光芒四溢。

二十世纪的艺术中，有两种风格上的趋势几乎总是在相遇和对抗中表现出来。一种有关极端的简单性，另一种有关偶然的无序性。然而，尽管在杰奎琳的作品中我们能观察到一种简洁与质朴，我必须在此强调艺术家的自学成才的经历。尽管与二十世纪艺术传统的相遇是明确存在的，但这丝毫不减损其原创性。

一幅画必须首先能感动人，也就是说它必须是无法被解释的，因为每个人都从中汲取各自的私密情感。因此，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位画家的作品以其精髓通过多样的声音、微笑以及偶尔相伴的忧郁与我对话。

艺术作品本质上是实体物件，即艺术与对智力和感觉的感知相连，这是那些试图用叙事取代音乐会的人就能轻易证实的事实。艺术品当然具有比其它物品更深邃的内涵，它的这一特质是额外且难以捉摸的，因为人们不能就其传递的是纯粹的情感这一原因而对其进行定义。

这幅单色作品提供了一个隐藏的故事，该故事可以是个人的，却必定与传统有共同之处。有时，一幅画成功地触动了我们、使我们惊奇，并打破习惯的隔阂，以使我们能通过心灵之眼观看。这件巨大的画作消除了类别与常识，相反地，它像精神之眼的主人那般营造出别具一格的内在视野。

在学校给予语言主角位置之前，孩子们通过图像思考，因此，我建议站在这幅画前观察时，应像品尝葡萄酒那般，即无需思索考察其不同特征，相反的，应在没有类比或差异的干扰之下，体验这种悬疑得到保留的经历。

让我们拿一双用于走路的鞋子为例，该定义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地了解当下所面对的那双鞋，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会穿着不同的鞋履。出现在梵高画布上的那些农民不是真实的，而是被绘画出来的。因此，绘画作品也许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事物。

我在杰奎琳表达的内容中找到了这一想法。她的艺术表现是具象的，却有些接近抽象。在这场关于和平的展览中，她的表达体现了一种矛盾性：缺乏色彩的服饰更好地叙述了战争的意

义，而居于高位的面孔则确切传递着人们所渴求的希望。

在此，我希望提及马丁·海德格尔（《艺术品的起源》）：一座庙宇不所复制，神之雕塑的存在使地点与雕塑作品一样闪闪发光，“它在自己周围安排并聚集了生命与关系的统一，这其中，生与死、苦难与幸运、胜利与挫败、生存与毁灭定义了人与人之欲望的力量的历程。”

上述论述再次证明是艺术品揭示了事物的真实，而非相反的过程。同时，我可以说杰奎琳的绘画在风格之美之外，达到了艺术品最重要与最高尚的意义。

（意大利语原文由 Paul Hervé Silvera 翻译为法语，中文由君怡翻译自法语版）